

旅美家书

安旗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安
旗

旅 美 家 书

旅美家书

安 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8印张 43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,000

ISBN 7—224—00242—9 / I·69

定 价：0.95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西北大学教授安旗在一九八五年旅居美国期间写给她丈夫、诗人戈壁舟的书信的一部分。在这二十一封书信中，有关于美国风土人情的描写，有关于美国学术动态的介绍，还有一些海外奇闻异事的记载，处处流露出作者对祖国、对故乡、对亲人的一往深情。内容丰富多采，文字生动感人。既富于知识性和趣味性，又富于抒情性和思想性。前面有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路斯基金理事会主席华润·孔恩的邀请函，后附一九八三年访问美国纽约、华盛顿等地之后写的《访美散记》，并插有图片多幅，是一本图文并茂、雅俗共赏的读物。



一九五五年冬，戈壁舟、安旗于北京合影。



一九八五年圣诞节，安旗在玛丽老太太家中。



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一日，安旗在密西根大学
英语班与学员们共做瓜灯。



一九八三年六月，安旗在纽约自由女神岛。

目 录

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路斯基金理事会

的邀请函…………… (1)

旅美家书 (一至二十一) …… (3)

附：访美散记…………… (77)

后记…………… (90)

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 路斯基金理事会 的邀请函

安旗教授：

我以愉快的心情向你发出正式邀请，邀请你在路斯基金会的赞助下，到密西根州立大学来度过一年。贵国各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多著名学者都曾接受过这种邀请。

如果你同意，我们希望你以大半年时间住在东兰辛，与我校语言学和东方语言系的成员（特别是王教授和李教授）密切合作。该系和文学学院院长霍林斯沃思一样，都对你的工作深感兴趣。你在我校期间，基本上进行你自己的研究工作，还可以有机会到美国其他院校进行访问。假若你能在此度过全年，你将有两个月时间作为调查旅行之用。旅行费用亦由密州大在路斯基金项下支付。我们还准备在东兰辛安排一次全国性的会议，邀请知名学者和你会见，

也希望你同意向有关听众作几次学术报告。

你能否接受我们的邀请，盼早日告知。顺致问候。

密西根州立大学 华润·孔恩
路斯基金理事会主席

旅美家书

一

老戈：

我已平安到达目的地——密西根州立大学。说远真远，我已在地球的另一面；说近也近，我就在你的足下。

我在离开北京机场和上海机场时都有明信片寄你，想已收到。

中国民航的波音 747 巨型客机于九月六日上午九时半起飞，十一时许到上海，办理出境手续后休息片刻，十二时许又继续起飞。从上海到美国西部海岸的旧金山，横越整个太平洋，行程一万多公里，飞行高度一万多公尺，飞行时间十一个小时。

在飞机从上海起飞后，快离开祖国大陆时，我对我的旅伴、准备去亚特兰大进修的研究生林益说：“快看看祖国的大地吧。再过一会儿，我们就看不到她了。”设计飞机的工程师们也太不通人情，为什么把窗户开得这样

小？我把头紧紧靠在窗口上，直到看不见祖国的海岸。

其间，我看见了太湖，不禁想起我们老两口一九八〇年那一次南京——杭州——宣城之行。为了调查李白诗踪，我们访问了石头城、西子湖、敬亭山、采石矶和当涂青山的李白墓。我们恰好围着太湖兜了一个大圈子。虽然围着太湖兜了一个大圈子，却没有看到它的全貌。这一次在空中，烟波浩渺的太湖倒是尽收眼底了，但可惜未能和你共同欣赏。

在太平洋上空，度过了一个短促的白天（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即已暮色苍茫），又度过了一个短促的夜晚（北京时间下午十点天就亮了）。到达旧金山时，当地时间仍然是九月六日上午。我国先哲所谓“今日适越而昔至”这一天才的猜想，我在从前百思不得其解，现在却亲身经历了。

在旧金山机场办完入境手续后，我就和林益失散了。我只好独自一人拖着行李（幸好我只带了两件）去找 R.C.（美国一家航空公司名字的缩写）签票。一连问了几个人都不知 R.C. 在哪里。因为旧金山机场太大，航空公司太多，一般熙来攘往的旅客大都只知道自己要乘

的班机，谁管得了其他。我东一头，西一头，楼上一趟，楼下一趟，虽然只有十多分钟，已是浑身冒汗，手足酸软，心里发慌。幸好，上帝派来了他的使者，一位中年男子出现在我面前。当我求助于他时，他不但帮我打听清楚，还帮我提了一件行李，领我去另一座大楼。当他听说我是被邀请来的访问学者时，就连另一件行李也帮我提过去了。他一直帮我提着行李，把我领到R.C.柜台跟前，才告辞而去。我除连声“谢谢”外，也顾不得多说什么。

签了票下来，才知起飞时间提前，我赶快找到R.C.的入口。进门以后，稍定了定神，又赶快去打长途电话。我必须在这里和密西根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取得联系，让他们知道我到达底特律的时间才好到机场来接我。否则我下了飞机仍然是四面没抓拿，从底特律到学校还有一百多公里哩！可是到了电话机跟前，却不知怎么打法。正东张西望之际，看到一个中国人似的小青年，连忙上前求助（自然用的是中国话）。他却连一句也听不懂，我只好仍用英语。没想到我的蹩脚的英语在一路上还很起作用。小青年先让我到旁边的小卖部去换

quarter（每枚二角五分的硬币），又教我投入电话机，然后拨号，即可接通。但不知怎么搞的，电话机又和我闹别扭，我连忙拉住要走的小青年请他帮忙到底。弄得他在电话机旁站了至少有一刻钟，直到我和亚洲研究中心的女秘书通话了，他才离开。

上了去底特律的飞机后，才感到累极了，打了一路瞌睡。四小时后，到达底特律机场。一出机场门，我们西大的研究生张伟就把我接着了。阿弥陀佛！总算平安到达了。

我在离开上海时，充满了别情，所以在寄给你的明信片上写道：“自此远矣！”但这会儿，我坐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宾馆房间给你写信时，却又觉得离你很近。“我视天涯若比邻，何须朝夕相厮守。”记不清这是谁的诗句了，借来形容我此时此地的心境倒很贴切。

我现在在大学宾馆暂住。每天的住宿费三十美元，折合人民币将近百元了，听说还算便宜的。但愿几天后能找到一个更便宜的住处，也只有住定了才能自己开伙。这几天，暂且在宾馆楼下的餐厅先吃着。餐厅小巧雅静，侍者彬彬有礼，菜肴丰富清洁，可是我这个没福气的人却没有胃口。我觉得世界上最好吃的还是我

们的家常便饭。这会儿，我多吃一碗酸辣挂面，或者一碗小米粥，一个罐罐馍和两碟小菜。

安 1985. 9. 7.

二

老戈：

上旬发一信，想已收到。

我刚来时，在密大宾馆住了三天，即搬来 Van Hoosen Residence Hall（万和森宿舍），仍是暂住。这个宿舍是一个两层楼的大院子，在横贯校园的赛达河边的丛林中。环境十分幽静，幽静得甚至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。因为尚未开学的缘故，偌大一个院子，只有我和隔壁一位叫 sue（苏）的女士。美国人没有串门的习惯，她不来看我，我自然也不好去看她。据说校园内安全一般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我临睡前还是把门窗检查了又检查。

我住的房子是两间一套，有厨房和卫生间，小巧玲珑，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。我已开始自己做饭吃。譬如今天：早上是牛奶面包，中午是大米饭、凤尾鱼、香菇粉丝汤，晚

上是方便面。校园北边有一个东方食品店，主要卖中国食品。我在这里竟买到了四川榨菜和豆瓣酱，自然全是罐头。*

这套房子每月租金三百美元，虽然比住宾馆便宜多了，但我还是觉得贵。我还想找一处更便宜一些的。“金窝，银窝，不如自己的穷窝。”我多想念我在西大新村的那间“借斋”，虽然简陋，但觉亲切。这里一切都是这样陌生，满屋子洋味。我把窗户大打开，让风吹了好半天，也没把这股洋味吹净。

我身体尚好，只是时差反应一时过不去。白天迷糊，夜里清醒。虽不是病，但也够受，主要是脑子不听使唤。据说十来天后自然会正常，我只有等正常以后才能开始工作。目前每天只看看《校园指南》、《密州介绍》之类的东西，给亲友们写写信而已。

密西根州 (Michigan state) 是美国五十州之一，位于正北偏东，和加拿大接壤。这里附近有五个大湖，密西根州是由五大湖间两个半岛组成。它的主要部分很象人的左手，或

* 后来我才发现这些四川榨菜和豆瓣酱罐头是台湾出口的。

者更确切地说，是戴着棉手套的左手。你只要记住这个特点，就很容易在地图上找到它。这只“左手”的合谷穴，就是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（Detroit）。底特律西北大约二百公里处，就是密西根州的首府兰辛（Lansing）。兰辛东面大约十公里处有一个小城，名叫东兰辛，就是密西根州立大学所在地。东兰辛有近五万居民，其中密州大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就占四万多。可以说，东兰辛就是密州大，密州大就是东兰辛，但密州大的校园比东兰辛城还要大十倍。

我每天都要出去散步，至少走二、三里路，一来是为了熟悉环境，二来也是为了锻炼身体。

这里的校园很大、很美，东西宽十公里，南北长三十八公里。除去森林、湖泊、牧场、农场等地区外，教学、科研、宿舍等建筑比较集中的地区也超过我们西北大学十倍。在横贯校园的赛达河两岸，浓荫覆地，芳草如茵，举目四顾，心旷神怡。虽然道路纵横交错，汽车穿梭往来，由于道路全是柏油铺的，其余空地不是种的树，就是种的草，因此几乎没有一点灰尘。校园里也几乎看不见行人，只偶尔有一、

二人骑自行车经过，安步当车的唯我一人。在树林中，草地上，不时可见蹦蹦跳跳的小松鼠，多为黄褐色，背上有一道或两道黑线。有时它离我只有三、五尺远，我瞧它，它也瞧我。有好几次，我们同时停下来对着瞧，有的还站起来朝我拱拱手，可逗！

由于我的住处还未定下来，来信可寄亚洲研究中心转。

安 1985. 9. 15.

三

老戈：

我已给你寄了两封信，收到了吗？这是第三封了。

我已由万和森宿舍搬来 Holden Hall(霍顿大楼)居住。在这座大楼里，既有会议室、办公室、教室，又有宿舍，自然就不如万和森那样幽静。我本来是喜欢幽静的，但万和森实在幽静得怕人。我在那里提心吊胆地过了七、八天，自然想搬到人烟多一点的地方。

我住在西霍顿大楼的A——6号房间。这一套房间比万和森那一套更大更好，每月房租